

# 古建琉璃作技术 (十二)

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 程万里

(续) 形形色色的琉璃脊饰

## 3. 套兽

除了北京宫殿常见的套兽外(见本刊总11期), 还有一种象鼻龙造型的套兽, 这种套兽显著的特征是有一个象形的鼻子, 在承德外八庙与沈阳东陵的屋角套兽, 多用此种式样(见本刊总20期本文插图及图82)。在我国北方许多地区的建筑上, 琉璃套兽的造型各式各样, 巧拙不一(见图83~86)。但采用角梁套兽的做法, 极少见于南方的古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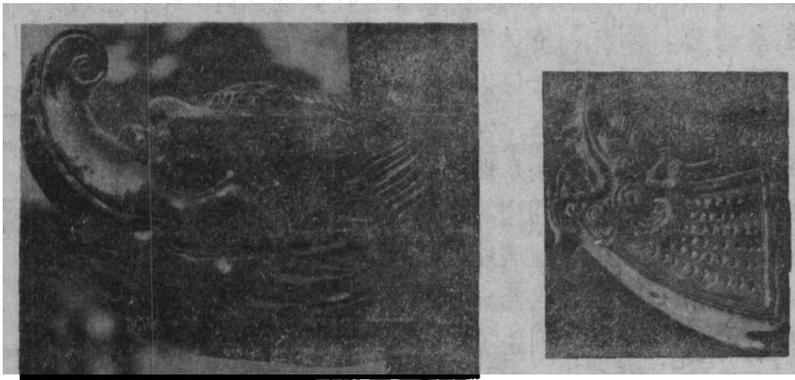


图82 沈阳东陵套兽

图83 见于山西古建筑的套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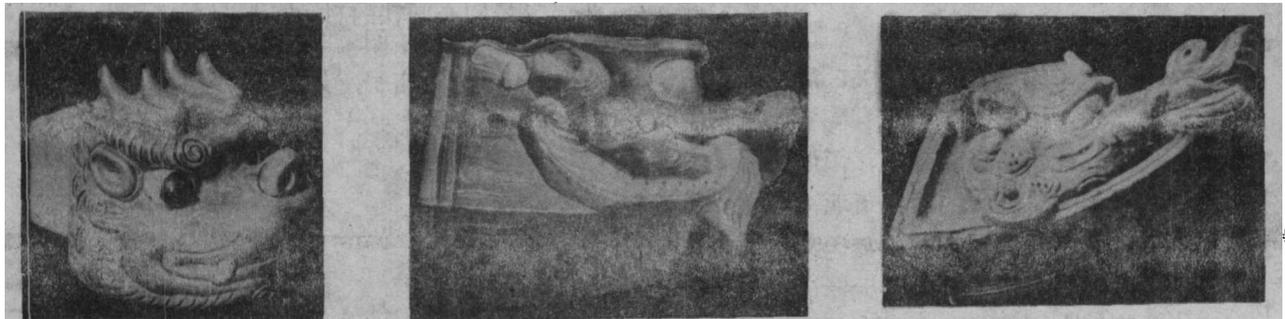


图84 后部带棒的异形套兽

图85 异形套兽

图86 异形套兽

## 4. 蹲脊兽

除了清式建筑那一系列仙人、蹲兽(小跑)以外(见本刊总11期本文), 我国西北、东北地区的蹲脊兽的式样就有许多变化了。从图87至图89可看到东北辽宁地区的屋角蹲兽造型相当别致。图87所示的第三只蹲兽显然有一个象鼻; 图88的三个小兽似是东北辽宁常用的“东张西望”等造型; 而图89与北京宫殿做法相当接近, 也是自仙人后为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披头)和鱼, 但其中天马、海马, 特别是“押鱼”的造型则与北京宫殿的程式化形象大相径庭了。

以下就手头掌握的资料介绍几种异形仙人与蹲兽:

(1) 仙人 图90的仙人为老人骑鸡(凤)的形象, 与北京清宫殿者无多大区别, 仅是造型显得肥拙而已; 图91的仙人则戴着昆卢帽, 这就不像道士而是佛门弟子了。图92的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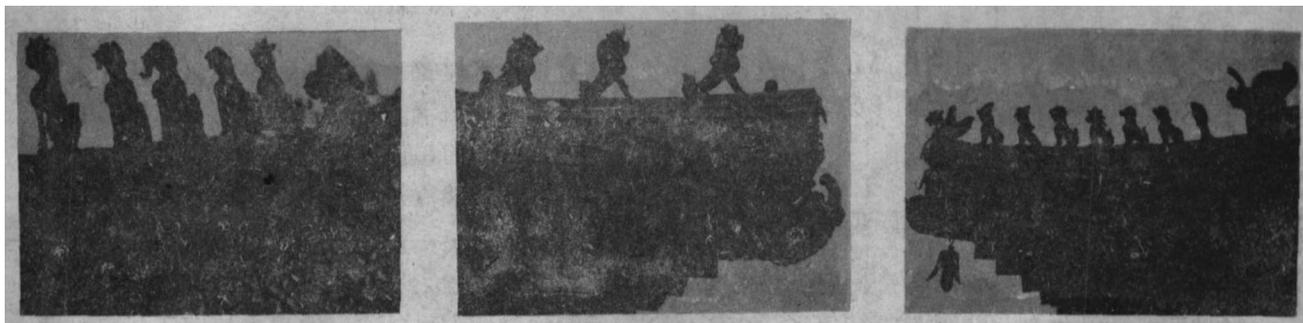


图87 辽宁北镇闾山某建筑蹲脊兽

图88 沈阳东陵某殿套兽与蹲脊兽

图89 沈阳北陵某殿蹲脊兽

人座骑为象，这种样子不大常见，不过造型相当优美，缘何骑象而不是凤鸟，则难以考证了。图93的“仙人”是文臣与武将，这种样子可见于山西的建筑，但他们并不带领一列小兽，而似是屋顶的守护臣。这些照片中文臣、武将的造型是很逼真的。

(2) 凤 图94和95的凤造型有明显的不同，但其鸟形特征是明显的。

(3) 马 图96~100以及图91中的马(天马或海马)常见于山西的古建筑，它们的姿势并不限于“蹲”，而是各具奔腾跳跃之状，这显然比北京宫殿的那些“蹲”兽要生动活泼得多，表现了地方建筑多采的风貌。

(4) 鱼 图100及101、102中鱼的造型各不相同，但比之清式“押鱼”，其形象更强调鱼本身的特征，并没有多少“龙子”的象征意义，倒

是有更多一些游动的感觉。

(5) 狮子与异兽 图103与104的狮子显然具有南方狮子那种柔媚的形象。但图105~108几张照片中的蹲兽则不易辨认。若为龙，则应刻有鳞、角、爪；若为麒麟，应为麋身、牛尾、一角；若为獬豸，则应为一角(图108者所示)。虽笔者难述其名，不过作为脊上饰物，确实存在，故亦提供参考。图105、106中的异兽，强健有力，表现得忠于职守，其造型是很有意思的。

### 5. 脊中饰物

不少琉璃屋顶的正脊或垂脊，在脊中有许多瑞兽或花卉的雕饰，有的在脊上塑以龙或鱼(图109、110)，有的在正脊上除了塑以行龙外，还有“佛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长)的装饰，如承德外八庙例(图111、112)。

它们具有很浓的佛教艺术的色彩。

另外，除图112例常见的喇嘛中心塔的脊中装饰外，脊中部位还常用七星楼(常见于山西古建筑)和狮(或象)、宝瓶及莲花宝珠等装饰(图113、114、115)，它们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佛教装饰的意义。

在广东、福建等南方建筑中，常用彩色陶饰及泥塑脊饰，如图110所示，简直是“连本大戏”，相当繁褥，



图90 “仙人”造型之



图91 异形仙人与天马



图92 骑象仙人



图93 琉璃“仙人”文臣与武将

特别是出自晚清以后的作品。所以许多现代的建筑师只是感叹它，而不会有多少的赞同了。

### 赘语——琉璃脊饰的演变与建筑文化

关于琉璃瓦大屋顶的构造、施工技术与脊部饰件，本文说到这里就打算结束了。由于仅限于介绍琉璃，所以有关民间青瓦屋顶的造型

及脊饰均未提及。其实各种不上釉的陶瓦陶饰（或可视为琉璃的陶坯），也是非常丰富和具有艺术特色的，但这些就不准备再占篇幅了。

考察琉璃（包括不上釉的陶瓦及其它材料的）脊饰历史，很显然可见到一个由鸟而鱼而龙的演变过程。从有史乘记载的西汉建章宫凤阙的“脊饰铜凤”<sup>①</sup>、四川成都画像砖阙屋脊上的凤<sup>②</sup>、瓦当上的“朱雀”到鱼鸟合一、鸥



图94 异形蹲脊兽一凤



图95 凤与异兽



图96



图97



图98



图99



图100 马与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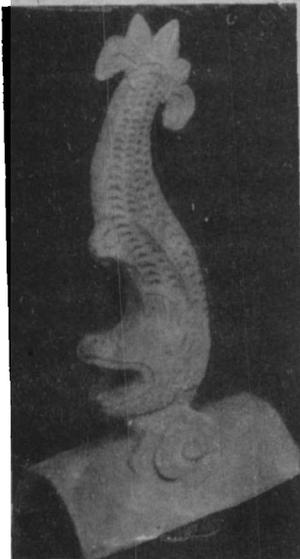


图101鱼



图102 异形蹲脊兽与鱼



图103 出自广东石湾建陶厂的狮子



图104 出自江苏宜兴建陶厂的狮子



图105 异形蹲脊兽



图106 异形蹲脊兽



图107 异形脊兽



图108 异形脊兽



图109 正脊上的龙形装饰



图110 广州陈家书院屋顶陶瓷脊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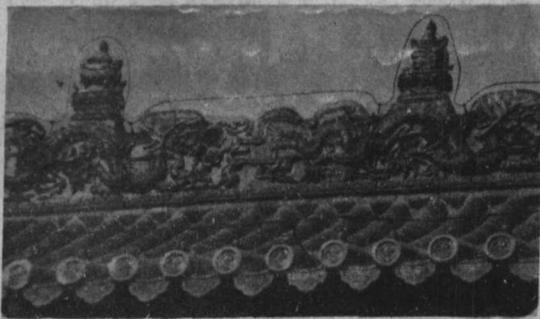


图111 承德外八庙行龙佛八宝(螺,罐)脊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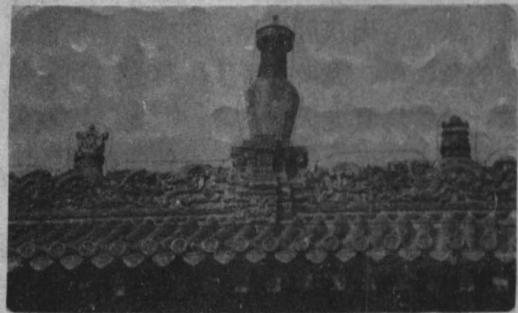


图112 承德外八庙行龙佛八宝及中心宝塔脊饰



图113 山西古建筑常见的脊中七星楼装饰



图114 琉璃脊中装饰——狮子宝瓶



图115 南方建筑脊中莲花宝珠装饰

尾、鱼吻、螭（蛇）吻、鱼龙合一、龙吻<sup>③</sup>等等，显示了一个由风而龙的图腾崇拜的转换以及一个由火而水象征意义的变化过程。

龙与凤，历来都被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脊饰上，原来有凤，有龙，不过龙的形象逐渐占据主宰的地位了。在我国远古的文化上，早就广泛地存在着凤的原始形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黄河下游和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如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江苏连云港云台山一带的原始崖画就有原始的风鸟形象；而黄河上游、中游地区，以及川、藏、云贵地区，包括大地湾一期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巴蜀文化、滇越铜鼓文化等文化类型中也有原始的风鸟形象。凤作为由火、太阳和各种鸟复合的古代重要图腾，是新石器时代以来许多氏族（部族）的标志，在而后的发展中逐渐定型。无疑，“凤”的文化是“炎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许她象征“火”<sup>④</sup>因厌胜之说，在建筑上很快就被亲水的鱼、螭、龙所代替了。再者，到了封建社会，皇帝以真龙天子自命，“龙”代表男性最高统治者，而“凤”只代表他的附庸，凤就被置于从属的地位了。

大屋顶上的脊饰有多种多样的龙，以及龙的繁衍物——龙的儿子。在中国古文化中，龙的家族十分繁盛：“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有角的幼龙），无角曰螭龙（小龙）”（《尔雅》）。一足为夔龙，龙头鱼身为鱼龙，一身首尾各一头者为并逢龙，无翅而飞者为虺，还有一头双身的肥遗龙，也有一身双头的龙，以及窃曲龙（西周中期后出现，由夔龙、夔凤演化而来）、积首龙、象鼻龙（龙头而有象的长卷鼻。自西周始，延续至清。也有头生象鼻身为卷草的象鼻龙，在崇信喇嘛教的北方蒙、满等少数民族地区盛行）。饕餮龙（周鼎有饕餮纹，或称兽面纹，改其形象的龙）、玄武龙（玄武即龟，取龟蛇形象的龙）、天鼈龙（即以鼈为形象的龙）、烛龙（按《山海经》说“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谓烛龙）、马龙（按

《周礼·夏官·庾人》：“马八尺曰龙”。）卷草缠枝龙（草龙）、凤尾龙（明清时期出现的龙头凤尾的造型，可见于北京云居寺碑座雕刻）、返祖龙（龙身而有鱼鳍者，显示鱼本相）、麒麟（传说中的瑞兽，麋身、牛尾、一角，有说为长颈鹿或麋鹿，即四不象者，也有说为变异的龙，为龙种之一）、龙龟（《山海经·北山经》：“崑崙其中多龙龟”，应是龟形的神龙）等等<sup>⑤</sup>，还有“龙生九子”<sup>⑥</sup>。这类神龙的形象在大屋顶上比比皆是。

中华民族称为“龙的传人”。龙的形象、龙的演变、龙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龙凤艺术反映了中国人的自然观、民族心理和审美意识。就审美的角度而言，它们的演变反映了具象与抽象、自然美与理想美等一系列艺术法则。据此，完全可以说大屋顶脊饰的艺术是在中国建筑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它对于今天的建筑艺术创作应该是不容忽视的。我不是在提倡搞建筑设计都要“仿古”，或者要搞什么大屋顶，我只是想再强调一下，搞中国的建筑，不能不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心理和审美意识。一个大屋顶确实确实蕴含着建筑文化的许多“符号”和启示，绝不只是一些“锯锯齿”而已。

这篇所谓“琉璃作技术”只是写了个大屋顶，还未涉及到墙面、墙饰以及牌楼、影壁、花门和琉璃钩栏、台座等内容。在整理此文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原总工程师庞树义同志的帮助和督促，得到了古建工程师尤贵友、关双来师傅的指教，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要对给我提供机会收集资料的各地琉璃制品厂和许多给我指点的老专家、老师傅致以深切的谢意。更希望专家和同志们继续给我多多提出意见和给予指导，谢谢大家。

（全文续完）

注：

①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49页。

②同上，第72页。③参见本刊总7期《正吻》一文。

④古称“凤皇，火之精，生丹穴”。见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⑤同上，第77页。⑥见本刊总18期本文。